

今日金评

纠正学生乱戴口罩亟需“科学指引”

杭州中小学都开学复课了,大家戴口罩上学,进校测体温,都很自觉。有家长反映,孩子放学回来告诉他们,有同学们戴着N95口罩上学,甚至戴这类口罩跑步。这位家长表示担忧,这会不会引起很多孩子心肺功能受损啊?

(4月28日《钱江晚报》)

目前,很多省份中小學生相继开学复课,预计五一假期结束之后,全国大多数省份中小學生开学复课。由于疫情尚未结束,中小學生开学复课后,在校期间戴口罩成为一种标配。

从目前各地中小學生开学复课后戴口罩情况来看,广大中小學生都能自觉戴口罩。但从中小學生科

学戴口罩角度来看,却不容乐观,比如,有的小学生没有戴儿童口罩,而是戴N95口罩,甚至是长时间戴。

小学生不同于大人,儿童肺部力量相对较弱,儿童佩戴口罩既要阻隔颗粒物、飞沫等,还需要通气舒适,保证呼吸顺畅。相比较而言,N95口罩通气阻力都在300帕左右,远超儿童用口罩通气阻力必须小于等于30帕的标准,呼吸阻力较大。小学生长时间戴N95口罩,很容易造成肺部损伤。

切实保障中小學生健康安全,中小學生科学戴口罩应当成为开学复课第一课,让中小學生都能正确、科学戴口罩,避免因不科学、不正确戴口罩行为造成不必要

的伤害。卫生健康主管部门、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相互合作,安排专人进入中小学开展科学戴口罩课程教育,及时纠正错误行为。

其次,卫生健康主管部门、教育主管部门应当联合发布针对中小學生在校期间佩戴口罩的指南,进行科学指导。比如,近日,广州市教育局印发的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广州市中小学校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指引》提出,户外运动时,在相互保持安全间隔距离的基础上,可以不戴口罩。运动前正确存放口罩,运动完毕,待呼吸平稳、洗手后及时戴口罩。

让学生科学佩戴口罩,应是一种常识教育。希望医生家长的提醒,能引起更多家长注意,避免错误佩戴口罩带来“不可逆损害”,成为新的“疫情”。

何勇

我们为了防疫!



漫画 严勇杰

热点追评

何乐而不为? 可爱『一米帽』

开学第一天,杭州养正小学的小朋友造型火了。除了戴上了防疫用的口罩外,小朋友们头上还都戴着一顶“一米帽”。原来,这是杭州养正小学策划的一场别样的“开学典礼”。

(4月28日《钱江晚报》)

在众多开学场景中,呆萌的“一米帽”可謂是造型新奇,颇有创意。

“一米帽”不仅是外表有趣,更有实用价值。此前,钟南山院士针对小学开学,特意强调要保持安全距离,但小孩子缺乏一米距离的具体概念,也容易情绪失控,不知不觉聚集在一起,戴上“一米帽”则让安全距离清晰可辨,将防控知识灌输到日常生活中,强调了“一米线”的规则意识,比单纯一板一眼的宣传效果要好得多。

此外,家长与孩子一起制作“一米帽”,因其颇似宋朝官员上朝时所戴的“长翅帽”,势必引发孩子们好奇心,通过对“帽子系列”的追溯,无形中增加了亲近中国历史的温习时间,也大大增加了家庭亲子时光,既锻炼动手能力,也学习相关知识,寓教于乐,何乐而不为?

当然,也需要看到,“一米帽”帽翅过长,不方便小朋友行走、上学,存在安全风险,因此受到了一些人“形式主义”“噱头”“作秀”的批评。

长期以来,人们往往抱怨学校教育过于僵化、呆板而创新不足;如今可爱“一米帽”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我们不妨多几分宽容,少几分挑剔,扬长避短,帮助课堂教育日趋完备、提升。

总之,希望这种寓学于乐、寓教于乐的创意“学具”越多越好,让我们的下一代浸淫在宽松、自由、创新的社会环境里,健康快乐地长大。

斯涵涵

我们为了不交头接耳!



不吐不快

“超7成网民月入不足5000元”这份报告该怎么看?

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28日发布了第45次《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》。《报告》显示,截至今年3月,我国网民规模达9.04亿,互联网普及率达64.5%;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.10亿;月收入在2001元-5000元的网民群体合计占比为33.4%。

(4月28日新华社)

作为中国互联网年度发展情况的全景式盘点,《报告》每一次发布都会引发巨大关注。内行看门道,外行看热闹,所有人都能从各自角度切入,“划重点”解读一番。社交媒体上,“超7成网民月收入低于5000元”迅速成热门话题。从统计学意义上说,这一数据其实一点都不奇怪。然而,舆论还是乐于赋予其额外之涵义。于是乎,这组数字,又成了网友们吐槽、自黑、戏谑逗乐的素材和谈资。

根据《报告》,我国网民规模达9.04亿,互联网普及率达64.5%。在可见的未来,“网民人数”仍将保持快速增长。这意味着,“网民”将无限逼近“全民化”,这两者的“集合”将更加趋于叠合。随着网民占比越来越高,其收入状况和国民整体收入情况的拟合度也将越来越高。统计显示,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。由此可以预见的是,今后数年,有关网民收入的统计均值、中位数等关键数据,还可能继续走低。

当网民越来越多,必然会导致一个结果,那就是这个群体的去精英化和深度平民化。大量“新网民”中,很多都是未就业的未成年者,或者是“低收入人群”,他们必会拉低“网友收入”的统计平均数。应该说,这是一件好事情。“互联网”并非什么身份标签与“少数人福利”,其本质是工具属性的,随着使用门槛越来越低、用户体量越来越大,更多的人得以“触网”,并从中获益。时至今日,对一些人而言,“互联网改变命运”的神话,仍然是可以期许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不少人习惯于拿“统计数据”来进行社会学、心理学维度上的赋义与诠释。《报告》显示,网民整体学历水平、收入水平并不高,这被认为很好解释了,为何网络喷子、黑子、键盘侠横行,为何网络舆论场低智、反智、浮躁暴戾……类似的归因模型貌似不无道理,实则是不够严谨的。需要厘清的是,“网民”并不是一个个体的简单叠加,而是在“网络”场景下,基于特定的文化、氛围、情绪,所催生和重构的新“群体”,这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。

“超7成网民月收入低于5000元”的统计数据,只是对现实的客观描述,而无力反过来用以“解释现实”。“收入决定论”,很多时候是不适用的,特别在评价和解剖网友的一言一行、所思所想时,更是如此!

然玉